

革命烈士故事

楊靖宇

YANG JING YU

57.83

75

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革命烈士故事

GEMINGLIESHIGUSHI

楊靖宇

YANG JING YU

张麟編著

叶坚銘插图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革命烈士故事

楊 靖 宇

張 麟 編著

叶 堅 銘 挿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3/16 字數18,000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九月第二版

一九六〇年九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126,001—166,000

統一書號T11072.11

定價(5)0.10元

內 容 提 要

为了帮助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革命先烈們的高貴品質，我們決定出版一套“革命烈士故事叢書”。“叢書”中所介紹的革命先烈，都是在我國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為革命事業而英勇犧牲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戰士。

本書是“叢書”的一本，內容生動地介紹了楊靖宇將軍“五次坐牢”、“在敵人心臟里”、“調虎離山計”、“風雪孤軍”等十多個鬥爭故事，表現了將軍在艱險的環境里，那種堅貞不滅的革命意志和鬥爭精神。

1940年2月。警戒森严的蒙江县城內，到处堆积着深雪，一串日寇“討伐队”的軍用汽車，开到了一所医院門口，两个伪軍从汽車上抬下一具尸体，直奔手术室。一个日寇高級軍官象一只被打伤的狼，向医生吼叫着：“立刻解剖，我要看看他肚里有什么特別东西！”

医生們带着惊訝的神色，破开了死者的腹部。检查化验了死者的腸胃，沒找出一粒粮食，仅有的东西是树皮和草根。看来，这人死前已經好几天沒有吃过粮食了。

日寇軍官拍着桌子，咬牙切齿地說：“尊他是中国的一条好汉？”一个大胆的女护士，偷偷問一个伪軍：“死的那人是誰？”

“楊靖宇，抗日联軍的总司令。”伪軍哭丧着臉說，“我們在森林里追了一个多月，日本人說，抓住活的，賞十万大洋，我們……”

在场的中国医生，慢慢地低下头去，流出了眼泪……

楊靖宇，这位偉大的革命战士，抗日民族英雄，生于1905年旧历正月初十。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参加共产党。他是1926年豫南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后，在河南、上海、東北等地，做過黨的地下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曾任滿洲反日同盟會總會長、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等職。在此期間曾先後五次被捕入獄。1933年，在全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在抗日聯軍中，他擔任過第一軍、第一路軍的軍長兼政治委員。他的英雄事跡，在河南和東北的城鄉，到處被人們傳頌着，成為鼓舞人們建設祖國的偉大力量。

好打抱不平的學生

河南省礪山縣，有一個李灣村。它的西面，是連綿起伏的群山，山下是貫通南北的平漢鐵路。楊靖宇將軍就出生在這個村莊里。

他本姓馬，名叫馬尚德，又名馬順清。楊靖宇，是他到東北抗日聯軍后改的名。他五歲那年父親死了，母親帶着他和一個小妹妹依靠叔叔生活。

楊靖宇將軍自幼性格倔強，他仇恨有錢的人。李灣有五家大地主，每當逢年過節，窮苦的佃戶都要向東家送節禮。有一年中秋節，叔叔病在床上，打發人趕集買了四盒月餅，叫楊靖宇給老寨主王喜送去，并囑咐他說：“到了王家，要規規矩矩，叫老寨主王老爺。”

“我不去！”楊靖宇一扭臉說，“咱們不吃他的，不穿

他的，为什么要給他送礼，他姓王，又不是族門，为什么叫他老爷！”

叔叔听了，指着他罵道：“你这不識时务的孩子，再不去，我抽你的筋！”

“扒皮我也不去。”楊靖宇說着就賭气跑了。

叔叔怕这話傳到王喜的耳朵里，吓得提心吊胆。

晚上，母亲把楊靖宇拉进房里，流着泪說：“我的傻孩子，既在人檐下，怎能不低头！往后可不能說那种話了，要是叫老寨主知道了，咱們就别想在这里住了。”

“媽，你別怕。”楊靖宇揮着小拳头說，“地主要是敢跟咱过不去，我放火燒他的大楼。”

母亲听了这話，吓呆了，急忙捂住了他的嘴。为这事把他关在屋里，好几天不敢讓他出門。

他七岁那年，媽媽送他入了私塾学校。他讀書非常用功，从不无故和同学打鬧。从小就喜爱英雄故事。河南，是太平天国起义軍的古战場，民間傳說着很多太平軍的故事。晚上，当一些老年人在一塊拉起太平軍的故事时，他便蹲在一旁，不声不响地听着。第二天，到了学校里，便把从老人那听来的故事，說給同學們听。

他十四岁那年，在确山第二高等小学讀書时，正是十月革命爆發的第二年。革命思想傳到了中国。全国各地，掀起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这时，学校的一些进步教員，發起了抵制日貨的斗争。年幼的楊靖宇，很快成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分子。他跟同学

們上街貼標語，散發傳單，到火車站上查日貨。教員說：

“別看馬尚德同學年紀小，他確有真誠的愛國心！”

楊靖宇的同學，都知道他好打抱不平。年幼力小的學生，都願意跟他交朋友。誰受了委屈，就說：“你們再欺負我，我找馬尚德去。”

同班的學生中，有一個姓孫的孩子，他家是個有錢的大地主，下了課，常抓住一些小學生當馬騎。他騎在別人背上，揪着耳朵叫人爬。因為他家有錢有勢，學生都不敢惹他。一天，楊靖宇把那個姓孫的學生找到屋裡，關上門，把他按在地下，騎着他狠狠地揍了一頓，起初，那個學生哭着說：“你敢打我，我回去告訴爸爸，把你送到衙門裡。”

楊靖宇听了這話，更火了，他掄起拳頭，一面揍，一面說：“進衙門，進衙門，我要揍得你忘了姓！”

姓孫的孩子被打的翻不過身，最後苦苦哀求說：“馬尚德，你放了我吧，從今以後我再不騎人了！”

楊靖宇騎着他不放，逼着他說：“放了你可以，你要答應我兩個條件！”

“你說吧，我答應，全都答應。”

“第一，從今以後不准欺負小同學！”

“不欺負就是了！”

“第二，不准向你爸爸告狀！”

“我……我……”姓孫的不肯答應。

“不答應就揍死你！”楊靖宇說着又掄起了拳頭。

“我答應，我答應。”姓孫的妥協了。

“要發誓！”

“我要告你的狀，不是人！天打石雷轟，轟我全家，轟我爹，轟我娘！……”

從此以後，地主的兒子老實了。一天到晚口袋裏裝着糖，要和楊靖宇交朋友。

楊靖宇却回答他說：“你够不上當我的朋友！”

有一次，教育局派來的學監丟了衣服，說是被校裏燒飯的老李頭偷去了。學監叫了幾個兵差，不由分說，把老李頭捆綁起來，吊到樹上。老李頭是個忠厚人，只知道每天燒飯，他哪里會偷衣服！他被吊在樹上，嗚嗚大哭。許多學生去講情，兵差不放，還把學生罵了一頓。學生們說：“走，找馬尚德去！”

楊靖宇正在教室裏溫習功課，聽說這事，便把書本放下，站起來說：“走！咱們去評理！”

學生們一窩蜂似地擁了去。他們緊緊圍着兵差，伸着拳頭，齊聲呼喊着：“再不把人放下來，就揍你們！你們誣賴好人！”

先生怕學生惹出亂子，出來向學生們說：“同學們，你們要少管閑事！”楊靖宇站出來說：“這不是閑事，我們反對陷害好人！鬧出事來我承擔！”

先生威脅地說：“你還想不想讀書！”

“不讀就不讀，”楊靖宇理直氣壯地說，“你們升除吧，這里不是學校，是衙門！”

先生气走了，兵差不得不把老李头从树上放下来。
这事不久，楊靖宇便离开了这个学校。

故乡燃起革命的烽火

1923年的暑假，楊靖宇考入了开封的一所工业学校。

这时，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在各大城市传播起来。许多革命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便以学校为基点，展开了提倡新文化、反对旧势力的斗争。革命的浪潮，漫卷着中国。楊靖宇加入了共青团后，孜孜不倦地学习馬列主义，“向导”、“新青年”等刊物，成了他的良师益友。每天下課以后，他便躲在一个地方，貪婪地讀書。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学校为了支援上海的工人斗争，发动罢課游行。楊靖宇到处参加演講，組織罢課斗争。他以革命者的身份，出现在学校的講台上。举臂高呼着：“惩办杀人犯！”“打倒帝国主义！”

家乡的一位同学，看他到处活动，演講的言詞激烈，暗暗劝他說：

“尚德，要小心些，不能太过份。”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說，“什么叫过份，杀了我們的同胞，侵占了我們的国土，难道不应该起来斗争！”

說得那位同学紅着臉走开了。

1926年10月，北伐軍占了武汉。革命的高潮，在湖北、湖南兩省突飞猛进地發展起来。为封建势力統治的工业学校，怕学生鬧事，提前放了暑假。楊靖宇滿怀着激情，回到了故乡。

媽媽覺得他完全变了：坐不安，睡不宁，也不讀書，一天到晚四处奔跑。半夜了，还把一些同学引到家里，吵吵嚷嚷，講着办农会啊，斗地主啊，迎北伐軍啊；鬧的全家不得安生。早上，媽悄悄地問他：

“尙德，你象野馬似的，干些什么啊？”

“媽，你別管我，我是办正經事。”

“什么正經事？”

他坐在媽媽身旁，向年迈的媽媽講起了革命的道理。他从俄国的十月革命，講到北伐軍的消息。講到激动的时候，站了起来。老人哪里懂得这些，听了半晚上，最后嘆了口气說：“傻孩子，說到天上，穷还是穷，人还是安份守己，老老实实好！”

“媽，你实在还没明白我的話。”于是，便坐下又滔滔地向老人講起来。……

革命的烽火起来了。湖北、豫南十几个县，到处組織农会，抓地主、捕豪紳，把大土豪抓起来游街、处死。反动的地主豪紳，紛紛逃进了县城。1927年4月，确山附近的一万多农民，扛着梭标、鋤头、烏槍，呼叫着去包围确山城。年轻的指揮官楊靖宇同志，提着一把大刀，出現在

农民起义军的行列里。他教给农民们怎样用鸟枪瞄准，怎样爬城，怎样和敌人搏斗。

经过四、五天的围攻，确山城門终于被打开了。农民队伍，齐声呼喊“活捉狗知县”的口号，象潮水似地涌进城去。……

在敌人法庭上

1929年初，駐在东北撫順煤矿的日本兵营，逮捕了一个采煤工人。在一間阴暗的、滿是刑具的小房子里，一个会说中国話的日本特务，向被捕的人問道：

“你叫什么名字？”

“张貫一。”那人从容地回答。

“什么职业？”

“工人。”

“胡說！”日本特务拍桌大叫，“你是，共产党的奸細！”

“你們有什么証据？”那人鎮靜地說，“在我們国家里，你們为非作歹，任意逮捕人，这是违犯国际法的。說我是奸細，拿出証据来！”

日本特务从牆上取下皮鞭，啪啪地打着桌子，吼叫着：“这就是証据！說不說？”

那人冷笑了一下，說：“这只能証明你們野蛮！我坚

决抗議你們这种殘暴行为！”

日本特务揚起皮鞭，劈头盖臉向那人打着，还叫道：“說，說，你是什么人？”

“中国人！”那人滿臉流血，頑强憤怒地回答敌人。

特务們用尽了酷刑，灌凉水、用电刑，直到那人昏迷过去，才把他拖进监牢。

这个被拷打的人，就是楊靖宇同志。

酷刑、监牢，对他來說，已算不得什么可怕的了。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轉入白区工作，曾在河南等地，先后被捕过三次，这是第四次了。辣椒水，石灰水，他喝过，各种各样的刑他受过，但由于他每次都是坚韧不屈，死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前几次被捕，都在他坚持斗争和党的营救下，从监牢里活出来。

一年前，他奉党的指示，化名来到了撫順，在矿区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誰知来到不过半年，工作刚刚开展起来，就被捕了。

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两个日寇宪兵又把他拖了出去。这回，敌人换了个花样，留小胡子的日寇宪兵队长，亲自把他扶到椅子上，摸摸他的伤，轉臉向几个小卒子用中国話罵了几句，然后向他陪笑說：

“先生，实在对不起，請不要見怪，咱們慢慢地談談。”

楊靖宇同志一眼就識破了这个阴谋，他閉着眼，坐在

那里。只听留小胡子的鬼子問：

“你先生的真名实姓是什么？”

“张貫一。”他仍是閉着眼回答。

“請問，你为什么到撫順？”

“为了做工。”

“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

“我不明白你的話。”他故作吃惊地望望那个强盜。

日本宪兵队长拿出一张傳单，要他看。他瞟了一眼，又把眼緊閉上。强盜的假面具撕掉了，象个突然受伤的野兽，哇啦一声怪叫，抽出洋刀。但是，楊靖宇同志身子連动也沒动一下。鬼子举起亮閃閃的洋刀，楊靖宇同志还是不睜眼，不說話。那个强盜突然把刀往旁边一丢，扒掉衣服，动手打起来。

楊靖宇同志冷笑了一声，昏倒在地上。

十几个日本特务，輪番审訊了他六天六夜，不讓他睡，每天只給他喝一碗米湯，打得他死去活来，活来死去，但是他們沒問出一句對他們有用的話来。最后，不得不把他引渡到国民党法院去。

楊靖宇同志被拖到沈阳国民党法院，已是遍体鱗伤。腿瘸了，眼肿了，衣服襤褸不堪，全身流血。过堂的时候，他向法官大罵道：“你們是什么政府，眼看着外国侵略者殘害中国人！”

“听你說出这种話，就不是好人！”法官拍案罵道。

楊靖宇同志笑了笑，說：“法官先生，你太聰明了，無凭無据，只從一個人說話的口气上，就能判斷是好人坏人？”

“放肆！放肆！”法官叫着，“把他關起來！”

反動的國民黨地方法院，無凭無据，無法問罪。但是，為了維護日本人的面子，便以一個“破壞國際團結”的罪名，判處了他一年半的徒刑。

監獄門上的銅鎖，只能把牢門鎖住，它卻無法鎖住獄中人的思想。楊靖宇同志在獄中，秘密組織鬥爭，團結教育了管牢門的獄卒。在獄中，他和我取得了聯繫，搞到了一些馬列主義書籍。每天，他借着監獄小窗戶透進來的一縷陽光，不倦地讀書、寫東西。

熬過了無數的白天黑夜，徒刑期滿了。1930年底，他被釋放出來。

然而，就在他出獄的第三天，為了營救獄中的同志，他又被捕了。

在敵人心臟里

日寇多年的陰謀，在1931年9月18日實行了，他們對中國發動了軍事進攻，炮擊沈陽，攻占長春、哈爾濱，幾天的時間，占去了東北三省各大城市。東北軍的二十萬大軍，在蔣介石的指使下，一槍沒放，拱手讓出了東北的大好河

山。抗日救国的重担，落在共产党人身上。

“九·一八”事变后，在混乱的局面下，党把楊靖宇等同志营救出獄。

兩年多的獄中生活，把他折磨得不成樣子。他的身體瘦弱，害着嚴重的關節炎。當時有些同志勸他說：“你找個安靜的地方，休養幾個月吧！”

楊靖宇同志堅決拒絕說：“在監獄里，並沒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鬥爭。”

為了發動工人、學生抗日救國，他拖着骨瘦如柴的身體，四處奔走。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燃起了抗日的烈火。

不久，他便被選為滿洲反日同盟總會會長，並擔任了哈爾濱第一任市委書記。

1932年夏天，哈爾濱遭受了空前的大水災。无情的洪水，从松花江泛滥上来。沿江兩岸的房屋被水冲倒了；无数无家可归的难民逃到市区中心，馬路上，公园里，到处交起破烂的窩棚。日寇为了掩飾他們不修江堤的罪行，利用紅十字會，宣傳迷信，說什麼洪水是神仙的意志，要難民們燒香念佛。

一天，楊靖宇同志出現在“難民所”里。他穿一件黑色的旧長袍，頭髮很長，臉是蒼白的，但他那雙眼睛，却閃着堅毅不屈的光輝。

在沒有日本兵監視的地方，他揮動着手臂，向難民們演講：“同胞們，大家要想想：是誰侵占了我們的國土；是誰不修江堤，不顧我們的死活；是誰在敲詐勒索！……”

